

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

杨 雪^A,王化波^A,刘伟江^B,靳美玲^A

(A.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B.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边境地区年龄在15~59岁之间的人口跨境流出意愿最强烈,朝鲜族和满族人口比汉族人口的跨境流出活跃得多;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初婚有配偶人口和离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大于未婚人口;接受过教育的人较文盲半文盲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与未流动人口相比,再婚有配偶人口比未婚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但离婚人口比未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大;有过外出经历的人更容易跨境流出。

【关键词】边境地区;跨境流出;吉林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4-129X.2013.05.006

【文章编号】1004-129X(2013)05-0063-08

【收稿日期】2013-04-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迁移与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关系研究(13BRK023);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研究(2013B56);吉林省科技发展规划项目: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发展态势及对策研究(20120616)

【作者简介】杨 雪(1969-),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王化波(1963-),男,吉林舒兰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刘伟江(1967-),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

靳美玲(1989-),女,吉林敦化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迁移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更为普遍。^[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变革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人口流动的自由程度得到了极大提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的跨境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和人口现象。新型的国际人口迁移表现为:第一,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成为移民主流;第二,虽然移民呈现多样化趋势,但劳动型移民是移民主体。^[2]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还会加大。^[3]E.S.Lee 归纳了影响人们迁移行为的四种因素:和迁出地相关的因素,和迁入地相关的因素,干扰性的障碍以及迁移者个人因素。^[4]其中迁移者个人因素对迁移行

表 1 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流出概况

省份(区)	跨境人数 (人)	外出人数 (人)	跨境人数占 外出人数比例(%)
吉林	1269	2094	60.6
黑龙江	179	906	19.8
内蒙古	2	78	2.6
云南	17	644	2.6
新疆	2	214	0.9
广西	6	928	0.6
兵团	0	453	0
总计	1475	5317	27.7

地区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此次调查涉及陆地边境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个团场共计7个省(区)、12个县,共12 622户,42 896人。此调查涉及的吉林省边境地区包括延吉市、珲春市和龙井县。是其中涉及户数和人数第二多的省份,共涉及3 094户和9 704人次。

从所调查的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总体流出状况可以看出,各省区的外出人数及跨境流出人数的差异是很大的(见表1)。其中外出人数及跨境流出人数最多的均是吉林省,分别为2 094人和1 269人,跨境流出人数占外出总人数的比例为60.6%。所调查的7个省(区)中跨境流出人口总计1 475人,而吉林省的跨境流出人口总计高达1 269人,占所调查的7个省(区)的总跨境流出人口的86.03%,其中一些省区的跨境流出人数比例很低。本文利用此次调查数据,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在部分省(区)开展的生态脆弱、陆地边境、少数民族

地区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此次调查涉及陆地边境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个团场共计7个省(区)、12个县,共12 622户,42 896人。此调查涉及的吉林省边境地区包括延吉市、珲春市和龙井县。是其中涉及户数和人数第二多的省份,共涉及3 094户和9 704人次。

从所调查的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总体流出状况可以看出,各省区的外出人数及跨境流出人数的差异是很大的(见表1)。其中外出人数及跨境流出人数最多的均是吉林省,分别为2 094人和1 269人,跨境流出人数占外出总人数的比例为60.6%。所调查的7个省(区)中跨境流出人口总计1 475人,而吉林省的跨境流出人口总计高达1 269人,占所调查的7个省(区)的总跨境流出人口的86.03%,其中一些省区的跨境流出人数比例很低。本文利用此次调查数据,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

三、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

(1) 跨境流出人口的年龄及性别特征

在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中,男性比重略高于女性,男性、女性各占52.48%和47.52%(见图1)。从年龄构成来看,跨境流出人口的主体是15~5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全部跨境流出人口中,15~59岁人口所占比例为93.69%。

通常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在学习或者工作,男女的跨境迁出率没有太大区别,都在6.5%左右。对于男性人口来说,30~34岁这一年龄段的跨境流出率达到最大值,占全部跨境流出人口的10.32%,然而,过了34岁,男性人口的跨境流出率就开始下降。这意味着,男性经过青壮年时期,体力会有所下降,将无法适应境外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对女性人口研究表明,15~49岁女性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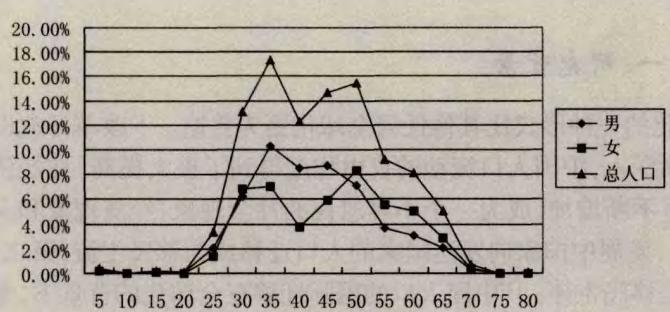


图 1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年龄构成

占全部跨境流出人口的 33.33%，由于 15~49 岁正值女性生育年龄，大量女性人口在育龄时期跨境流出会直接影响当地的人口生育率；45~49 岁中年女性人口也出现了跨境流出高峰，占全部跨境流出人口的 8.36%。

(2) 跨境流出人口的民族特征

在所调查的跨境流出人口中，有 97.08% 的人口是朝鲜族，1.97% 的人口是汉族，满族和回族的人口比例则很少，分别为 0.87% 和 0.08%（见表 2）。可见，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中朝鲜族所占比例非常高。这是由于朝鲜族文化观念中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教育，因此朝鲜族人口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相比其他少数民族，朝鲜族人口有更加强烈的愿望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自 1992 年中韩建交以后，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跨境流出逐渐频繁，由于朝鲜族人口的民族特性，再加上与韩国人沟通无障碍且文化相通，因此朝鲜族跨国流动的比例不仅高且跨境流出的倾向也十分明显。近年来，延边朝鲜族人口跨境流动人数越来越多，并呈现继续增长的趋势。同时，此调查结果也和选取的样本有关系，此次调查涉及的吉林省边境地区包括延吉市、珲春市和龙井县。这三个地区均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珲春市和龙井县都是县级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地。2010 年末，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户籍总人口为 219.1 万人，其中，朝鲜族人口 80.1 万人，占总人口的 36.6%。

(3) 跨境流出人口的婚姻状况

在调查的全部跨境流出人口中，有 59.18% 的人初婚有配偶，28.21% 的人未婚，7.57% 的人离婚（见表 3）。由此可见，初婚有配偶的人是主要的跨境流出群体。人们结婚之后，责任感也随之增强，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不得不忍受着与伴侣、孩子分别的痛苦去往异国他乡。但是，在有些家庭中，长期的夫妻分离也会使婚姻的稳定性降低，产生一系列的婚姻问题。在全部跨境流出人口中，未婚人口也是主要的跨境流出群体之一，这是由于未婚的人相对于已婚的人负担较少些，他们没有家庭和孩子的牵绊，可以通过出国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再者，单身的人大部分都比较年轻，他们充满活力，敢于尝试与拼搏，对未知的世界充满着好奇心，想出国努力打拼一番，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4) 跨境流出人口的文化程度

通常，人口流动与文化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在所调查的全部跨境流出人口中，以初中文化水平和高中文化水平两个层次为主，有 70.88% 的人是初中文化水平，20.21% 的人是高中文化水平，小学文化及以下和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则非常少（见表 4）。这反映出跨境流出人口的教育年限偏低，大多数是接受过基本文化知识教育的普通劳动力，在境外就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较低的文

表 2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所属的民族

民族	百分比(%)
汉	1.97
满	0.87
回	0.08
朝鲜	97.08
总计	100.00

表 3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的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	百分比(%)
未婚	28.21
初婚有偶	59.18
再婚有偶	2.68
离婚	7.57
丧偶	2.36
总计	100.00

表 4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的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百分比(%)
未上学	1.18
小学	3.08
初中	70.88
高中	20.21
中专	1.82
大学专科	1.34
大学本科	1.34
研究生	0.15
总计	100.00

表 5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的地域流向

国家	百分比(%)
韩国	92.67
日本	3.55
美国	1.10
俄罗斯	0.63
新加坡	0.47
其他国家	1.57
不明	0.31
总计	100.00

17.26%的人给家里的钱数为4千元至6千元，有3.78%的人给家里的钱数为2千元至4千元，有7.09%的人给家里的钱数少于或等于2千元，也有0.16%的人给家里的钱数高达10万元以上。可见，国外的高收入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是一种拉力，而期望家庭收入的增加则是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的巨大推力。

2. 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的地域流向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中，有92.67%的人外出流向韩国，其次有3.55%的人外出流向日本，外出流向其他国家的人数比例则很少（见表5），可见，非常大比例的人口选择韩国作为他们的跨境流向地。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次调查的跨境流出人口有97.08%是朝鲜族。自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国朝鲜族与韩国人之间的互动日渐频繁。这是由于朝鲜族与韩国人语言相通，生活方式相近，所以他们相互沟通以及共同生活没有障碍。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内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因其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韩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因此韩国只能从国外补给劳动力。作为中韩两国间经济交往的需求，中国将劳务输出作为一种主要的互动形式，目前韩国已经成为吉林省边境地区劳务输出的主要目的国。劳务输出到韩国的人口中，男人通常从事建筑施工、工厂劳工、清洁环卫等体力劳动，女人则多在餐饮娱乐行业从事服务性工作。然而这些工作大多都是韩国本国人口不愿从事的危险、脏累差的工作，但

化素质决定了他们较低的就业层次，所以他们跨国后只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求的一般劳动力，大多数集中工作在低技能、粗重活、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岗位上。

（5）跨境流出人口的户口性质

在所调查的样本中，户口是非农户口的跨境流出人数占所有跨境流出人数的14.11%，而农业户口的跨境流出人数则占所有跨境流出人数的85.74%，比重明显大幅度高于非农户口的跨境流出人数。这表明，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相比，具有更加强烈的跨境流出意愿。

（6）跨境流出人口对家里的经济贡献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中，在最近一年里，有67.14%的人是给过家里钱的，有27.97%的人没有给过家里钱，也有4.89%的人还要让家里补贴钱。最近一年没有给过家里钱的人中，有半数人是刚刚出国或出国才刚满一年，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家里带来更大的收益。但从总体上看，跨境流出人口为家庭是做出很大经济贡献的。在所调查的样本中，在最近一年里，有38.85%的人给家里的钱数为6千元至10万元，其所占比例最多；有

这些职业的工资待遇远远高于中国国内同类工作的平均薪金水平。所以经济社会发达、薪金水平高,是韩国成为吉林省边境地区劳务输出主要目的国的重要原因。

3. 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的原因

根据人口流动的原因,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两类:经济型流动人口和社会型流动人口。经济型流动人口是因务工经商、求学培训、工作调动等原因而流动的人,社会型流动人口是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和退休离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在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中,有96.38%的人是外出务工经商,务工经商成为人们跨境流出的主要原因,还有0.95%的人外出求学,可见,经济型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为投亲靠友而外出的人口以及随同流动的人口比例分别为1.26%和0.47%,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型流动人口的比例很小(见表6)。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主要还是出于经济目的的经济型流动。这表明,境外对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工作机会等经济吸引力。一直以来,经济因素都是造成人口跨国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动因主要包括对市场的力量、经济机会与利益的期望、经济成长的需要等。由于边境地区经济发展较慢,人们收入水平低,出国打工的收入要高很多。为了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大多数跨境流出人口选择务工经商来增加家庭收入,为家人提供更优越的生活条件。

四、跨境流出影响因素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及结果

以流动人口是否跨境流出为因变量(国内流动人口为参照组),以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及有无外出经历为自变量做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如表7所示,年龄、民族、婚姻状况以及文化程度对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的作用显著。

表7的分析结果表明,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15~34岁、35~59岁以及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口跨

表6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的外出原因

外出原因	百分比(%)
务工经商	96.38
投亲靠友	1.26
随同流动	0.47
求学	0.95
入伍	0.00
其他	0.87
不明	0.07
总计	100.00

表7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影响因素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发生比率	标准误
年龄(0~14)		
15~34	5.329***	2.253
35~59	17.330***	7.490
60+	18.498***	9.669
民族(汉)		
朝鲜族	12.257***	2.795
满族	2.645*	1.179
婚姻(未婚)		
初婚有配偶	2.086***	0.261
离婚	1.834*	0.481
文化(未上学)		
小学	0.400**	0.114
高中	0.757*	0.106
中专	0.262***	0.074
大学专科	0.256***	0.078
大学本科及以上	0.332***	0.099

注: *p<0.05, **p<0.01, ***p<0.001(Two-tail); 括号里为参照组;此表显示的仅为显著自变量。

境流出显著。15~34岁、35~59岁的跨境流出倾向分别是0~14岁年龄段的5.329倍和17.33倍。青年人和中年人精力充沛,为给子女和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水平,大部分人选择跨国务工经商。在跨境流出人口中,0~14岁的人口数仅占0.55%。这是由于0~14岁的孩童还处于成长阶段,为了减轻外出工作的压力,许多外出工作的人不愿也没有条件让子女随迁,这部分儿童因此成为了留守儿童,同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表7可以看出,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跨境流出显著,发生比率是0~14岁人口的18.498倍。这次调查涉及的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的60岁以上老人人口中,有98.65%的老年人是跨境务工经商,他们全为朝鲜族人口,外出目的地为韩国,而国内流动的60岁以上人口仅为1.58%。

民族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的作用十分显著。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朝鲜族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汉族人口的12.257倍,满族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汉族人口的2.645倍。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跨境流出逐渐频繁,由于朝鲜族人口的民族特性,再加上其与韩国人之间沟通无障碍且文化相通,因此朝鲜族跨国流动的比例高、跨境流出的倾向十分明显。

从婚姻状况来看,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初婚有配偶的人口和离婚的人口跨境流出显著,初婚有配偶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婚人口的2.086倍。已婚人的生活要比未婚人的稳定,但是由于来自家庭和孩子的压力,不得不出国务工,这也是他们跨境流出的最主要原因。同时研究表明,离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婚人口的1.834倍。

文化程度对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的作用也是显著的。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中,小学文化水平人群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上学人群的40%;高中文化水平人群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上学人群的75.7%;中专文化水平人群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上学人群的26.2%;大学专科文化水平人群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上学人群的25.6%;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人群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上学人群的33.2%。这也反映出一种现象,对于没有上过学的人,较低的文化素质决定了较低的就业层次,但国外同种类工作的工资待遇要远比国内高得多。因此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人更倾向于选择与去国外务工,这样可以得到更多报酬。

五、跨境流出影响因素的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及结果

表8是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影响因素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以人口流动类型为因变量,选取未流动的人口作为参照组,以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及有无外出经历为自变量,结果显示,年龄、民族、婚姻状况以及有无外出经历对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的作用显著。

从年龄因素来看,与未流动的人口相比,15~34岁和35~59岁年龄段的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的跨境流出显著,发生比率分别是0~14岁人口的7.477倍和7.35倍。这个结果深刻的反映出年龄对人口跨境流出的作用。15~59岁年龄段是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最活跃的阶段。这是由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正值青壮年时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家庭,既要照顾老人又要抚养小孩,所以他们是家庭主要的经济供给者,国外更高的工资待遇吸引他们跨境流出,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可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

从民族因素来看,与未流动的人口相比,吉林省边境地区朝鲜族和满族人口的跨境流出显著。朝鲜族人口和满族人口的跨境流出发生率分别是汉族人口的83.94倍和12.09倍。在吉林省边境地区,大多数朝鲜族人口因为想要更高的工资待遇而选择去韩国工作。此外,由于朝鲜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化水平中领先,朝鲜族人口接受新事物、获取新信息的能力较强,使他们在境外激烈的劳动力竞争中容易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

从婚姻状况来看,与未流动的人口相比,吉林省边境地区再婚有配偶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婚人口的42.8%。而离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是未婚人口的1.763倍。

与未流动的人口相比,有无外出经历对于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的跨境流出作用显著。有外出经历人口的跨境流出的发生率是没有外出经历人口的605倍。与没有离开过家的人相比,有外出经历的人认为境外的经济水平发达,工作机会多,工资待遇水平高,因此更倾向于选择跨境流出。而没有离开过家乡的人,满足于家乡安稳的生活和熟悉的环境,不愿选择离开家乡到境外工作。

六、结论与讨论

1.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人口中男性比重略高于女性,男性、女性各占52.48%和47.52%。年龄在15~59岁之间的比例高达93.69%,其中跨境流出人口的年龄高峰出现在35~59岁。97.08%的人是朝鲜族,95.74%的人是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85.74%的人持有农业户口。初婚有配偶、未婚、离婚的比例分别为59.18%、28.21%、7.57%。有92.67%的人外出流向韩国,务工经商是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的最主要原因,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占96.38%。

2. Logistic二分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吉林省边境地区的国内流动人口相比,吉林省边境地区的跨境流出人口中15岁以上的人口比0~14岁的人口跨境流出倾向大;朝鲜族和满族人口比汉族人口的跨境流出要活跃得多;与未婚人口相比,初婚有配偶的人口和离婚的人口跨境流出的倾向更大;接受过教育的人较没有上过学的人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些。

3. Logistic多分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吉林省边境地区的未流动人口相比,吉林省边境地区的跨境流出人口中,年龄在15~59岁之间的人跨境流出意愿最强烈;朝鲜族和满族人口比汉族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要大得多;与未婚人口相比,再婚有配偶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要保守些,但离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更大些;有过外出经历的人更容易跨境流出。

4. 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的大量跨境流出给流出地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增加了家庭收入,加快了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人们观念意识的转变,但

表8 吉林省边境地区跨境流出影响因素的
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国内流动	跨境流动
性别(女)	0.777*	0.889
年龄(0~14)		
15~34	1.970*	7.477***
35~59	0.612	7.350***
60+	0.120***	1.284
民族(汉)		
朝鲜族	5.723***	83.940***
满族	3.480***	12.090***
其他民族	0.638	3.642
婚姻(未婚)		
初婚有配偶	0.310***	0.748
再婚有配偶	0.268**	0.428**
离婚	1.014	1.763*
丧偶	0.376	0.834
文化(未上学)		
小学	0.532	0.412
初中	0.830	1.053
高中	1.257	1.145
中专	3.581**	1.157
大学专科	2.483*	0.799
大学本科及以上	4.502**	1.632
户口性质(农业)		
非农	0.742*	0.779
待定	1.600	2.065
有无外出经历(无)	285.977***	605.368***

注: *p<0.05, **p<0.01, ***p<0.001 (Two-tail); 括号里为参照组。

同时也使跨境流出人口婚姻的稳定性降低,流出地婚姻市场的挤压现象加剧,间接导致流出地出现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力人口趋于老龄化的现象,致使流出地的教育面临危机,更严重的是给边境地区的安全带来了隐患。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任务就是解决好这些问题,使吉林省边境地区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 戴维·赫尔德.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1:392.
- [2] 佟新. 全球化下的国际人口迁移[J]. 中国人口科学,2000,(5):53-58.
- [3] 李其荣. 国际移民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影响[J]. 社会科学,2007,(9):39-50.
- [4] E. S.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 1996, (1):47-57.
- [5] 王化波,王鑫. 延边朝鲜族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2011,(2):71-76.
- [6] 戴长征,乔旋. 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J]. 教学与研究,2009,(1):69-75.
- [7] Yang Xue, Wang Xiaofeng, Liu Weijiang. Outflows of Chinese Koreans in Yanbian Prefecture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APMJ), 2011, 20:3-4.

[责任编辑 王晓璐 韩淑宇]

Cross-border Outflow in Jilin Border Area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YANG Xue^A, WANG Hua-bo^A, LIU Wei-jiang^B, JIN Mei-ling^A

(A.Northeast Asian Studies Academy of Jilin University;

B.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ncerning the migrants and the impact factors in the "three types region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o analyze of the cross-border outflow's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There are the results: among the cross-border outflow popul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the cross-border outflow will of the people between 15 to 59 years old is the most strongly and the cross-border outflow tendency of Chinese Korean and Manchu are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Han population. Compared to the internal migrants in the border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the first-married population and the divorced population are easy to cross-border outflow than the unmarried population. Compared to population who don't outflow in the border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the attitude to cross-border outflow of the remarried people is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at of the unmarried people, but the divorced population is easy to cross-border outflow than the unmarried population; the people who used to work outside the home are easy to cross-border outflow.

Key Words: border areas, cross-border outflow, Jilin Province, influence factors